

## 藏界瞭望

名家瓷盘画  
收藏前景看好

□吴伟忠

在形形色色的艺术品中，瓷盘画以其独特的魅力，近年来愈来愈受到收藏爱好者的推崇。瓷盘画融瓷器工艺与书画艺术为一体，既显示了画家的艺术水平，也展示了工匠的高超技能。

中国绘画出现于瓷器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宋代瓷器生产已十分发达，为烧制瓷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后画家在花瓶、笔筒等瓷器上作画题诗，提高了它的艺术品位。明清时期拓展了瓷画的品种，画家在瓷盘上画出优美的图案，于是也就产生了瓷盘画。旧时大户人家和读书人，在瓷盘画上配置红木座架，使它成为装饰性工艺品，陈设于博古架上，给客厅或书斋增添了艺术氛围。时至今日古代早期瓷盘画流传下来已不多见，为收藏品市场所看好。

瓷盘画的高速发展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瓷盘画又重返艺术天地。有些中青年画家应工厂商家之邀，开始在瓷盘上走笔，连西洋画家也不甘寂寞，在瓷盘上临摹西方古典名画。不少工艺美术家将中国名画家的作品复制在瓷盘上，如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奔马、江寒汀的花鸟、陆俨少的山水等，名家瓷盘画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各地。瓷盘画是家庭高雅的装饰品，由于面积小，便于布置，颇受人偏爱。瓷盘画的题材有戏曲人物瓷盘画、花鸟走兽瓷盘画、美术名作瓷盘画、山水风景瓷盘画等，这类瓷盘画作品目前的价格还不高，故深受广大工薪阶层收藏者的喜爱。但一些限量烧制的瓷盘画精品的价格却居高不下，景德镇曾出产过“水浒人物”瓷盘画，因存世量较少，现已价格不菲。

随着化学颜料工艺的不断发展，一些工艺美术师开始尝试直接在瓷盘上作画，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近年来，一些当代著名画家及著名工艺美术师所画的瓷盘画价格已上涨了数倍。如早在2005年6月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林风眠所绘的一件瓷盘画曾拍出了71500元的高价，而当时估价仅一万多元；在2010年上海崇源春季拍卖会上，程十发的《钟馗嫁妹图》瓷盘画又以64960元成交，显示出名家瓷盘画的投资前景被藏家看好。



民国桃柳争春糖缸

□李喜庆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真没有想到杜甫的《绝句》在千年之后，体现在瓷器上，民国桃柳争春瓷器，即一种在白釉地上用红绿黄白黑等色彩料绘出桃花、翠柳和黄莺图案的瓷器，又称之为“柳树黄莺”或“绿树黄莺”瓷器，在民国璀璨的瓷器世界里，属“下里巴人”的日常生活用品。

这件民国桃柳争春糖缸，是笔者从乡下一个农户家里淘得的。那是农户的祖传宝贝，舍不得出手。我花了很多的口舌，费了很大周折，跑了很多的路程，才用诚心感动农户，用合理价钱购买而得。

此糖缸高13.7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1.2厘米。正面是桃柳争春图，粗壮的柳树，纤细的桃枝，柳树枝叶茂盛，桃枝花朵绽放，一只黄莺立在柳树枝头朝远方鸣叫，另一只从空中应声飞来，像是在欢庆春天的到来。这样的糖缸摆在客厅里，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会感到春意浓浓。该器造型舒展，胎釉紧密温润，用彩鲜明，纹饰绘工细腻。

桃柳争春瓷器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瓷器，虽然仅存在短短的几十年，但存世数量尚大，品种也很多，大到将军罐、冬瓜罐、帽筒、花瓶等，小到小碗、小罐、盖杯、肥皂盒、渣斗、油盒（扣盒）等，应有尽有。它们通常成双成对出现，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性。桃柳争春瓷器图案格式是固定的，一般是在器物的主要部位绘桃树和柳树各一株，桃树枝干纤细，柳树枝干粗大，二者作相交状。桃树主枝上大都绘三朵盛开的桃花，通常两朵粉红，一朵雪白，也有绘一红一白两朵的。柳树颜色略重，多呈黑色或蓝灰色，别于棕色的桃树树干。树干上往往绘出几个树瘤，以显其粗糙的纹理。柳条柳叶用若干黑色的细短弧线或直线并涂染数笔绿色表现，显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桃柳之外，还要绘两只黄莺，一只立在柳树上，一只在空中飞舞，也有两只都画在树上，体现出“黄鹂鸣翠柳”之意境。空白处点缀一两彩蝶。

有盖的器物，盖上也绘有图案。像盖碗、盖杯、茶壶、糖缸之类，主要图案绘在器身腹外，盖上绘辅助图案。至于粉桩、油盒、肥皂盒之类，器腹面积较小，盖面是人们的主要视点所在，主要图案便绘在盖面上，有树有花有鸟，其他部位则绘辅助图案。有的器物除有图案之外，还题有词语或诗句，如“桃柳争春”、“春风桃柳”、“桃红含宿雨，绿柳带朝烟”等。

## 桃柳争春糖缸

## 百姓收藏故事



瓷盘画

## 杂项藏趣

## 老明信片里的晚清

□林硕

1898年，英国商人乔治来到中国旅行，入住北京的六国饭店，他在饭店附设的店铺里买了几张明信片。晚餐后，他回到房间，坐在桌子前，随手掏出了一张明信片，写道：“亲爱的玛丽，你好吗？我已经到了北京，北京天气很好，整个北京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奇迹。很想你。爱你的乔治。”

中国当时还没有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乔治寄出的这张明信片在轮船上辗转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英国威尔士。不过它终究是到了目的地。晚清末年，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这个古老又神秘的东方国度，为了向远在故国的亲友传达信息并且介绍中国，很多人都采取了寄明信片的方式，比起普通的信件，明信片上的影像更能表达，更有吸引力。

晚清明信片上的图案，主要有两种方式：手绘和摄影。它们的使用者几乎都是外国人，所以迎合的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的审美趣味。

手绘的明信片常带有艺术性的夸张。我曾看到一张明信片，描述的是慈禧对八国宣战。画面中的慈禧肥胖丑陋，身穿古怪的红色长袍，正在大发雷霆，把西方的外交使节一个个扔出大门口。明信片里出现的清兵，通常都是瘦弱不堪、病病歪歪的形象。可是，在另一些明信片里，我看到中国的瓷器、泥俑、娃娃、茶具，都显示出圆润饱满的弧形，可爱讨喜。还有无数的壮丽风景和雄伟建筑，参天大树和古老庙宇。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帝国对于晚清中国情感的复杂性，既看不起、嘲笑它的百病丛生、畸形扭曲，同时又被它的雄浑悠久，被它的精致品位所折服？

相比手绘明信片，摄影明信片更直观、更真实。这些明信片上的照片，几乎全部是当年在中国的外国人拍摄的。镜头大多对准市井阡陌、平民百姓。大烟馆、剃头匠、戏班子、人力车、民间婚嫁、民俗活动……在我的想象里，晚清的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应当是痛苦不堪的。然而在明信片显现出的景象是，闹市区很繁华，乡下人家则在朴实地劳作，镜头里的人平静祥和，还有人羞涩或开心地笑着的。其实，真正的百姓生活就是这样的吧。对于百姓来讲，活着的每一天，就是活着，就得好好地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老明信片慢慢泛黄。这些被时光浸染，在岁月经年里保存下来的明信片，渐渐凸显出了它们的价值。一张张融史料、知识、民俗、艺术于一身的老明信片，让观者窥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细节、人文风情、市井万象。



老明信片

## 网坛风雨路

18

——李娜自传

后来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余指导那里看到了爸爸当年留给余指导的一封信。

万箭穿心。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何其真实，又何其残酷。

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比年少我更六神无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债没有着落，操办丧事又要花钱，妈妈拿不准怎么办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

小时候，我对钱完全没有概念，需要换拍子、换鞋子的时候，就和爸妈开口要。稍大一点开始打比赛，队里发了奖金也全交给爸妈处理。真正开始意识到钱的重要，是从爸爸去世才开始的。为了还清给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妈妈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踌躇再三，犹豫着问我打全运会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她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几场比赛。我多打一场比赛，奖金就多一点，就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还清。

那一年我15岁。

进省队的日子没我开始想象的那么快活。

从我1991年进湖北省的集训队起，带我的教练就是余丽桥，她一直带我到2002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时候。她是湖北队教练，后来进国家队也是她一直在带。这9年时间里，我与她一起相处时间最长，受她的影响也最多。

余教练是位相当敬业的好教练，但是脾气火爆、风格强硬。她对球员要求高、纪律严而闻名。如果一件事情她说了两三次以后你还改正不了，她就会很急地冲着你说道：“教都教会了，你怎么这么笨还没学会”，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小孩肯定会有逆反心理。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就会想，你教都能教会，那你就教一个给我看看啊。

女孩受委屈时多少会哭一哭，余教练最看不得别人哭，“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可如果你不哭了，她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刚开始被这样说，心里相当难受和委屈，甚至会影响到练习的情绪。后来她再说这些话时，已经伤害不了我了。我已经麻木了，习惯了。

我的感觉就是自己怎么做都不对。那时我和李婷都是余教练带，李婷比我大一些，那时候我们还是在沙土地上打球，她给我们喂球，我和李婷一起打。如果我们谁有一个正拍的球失误了，她就会大发雷霆，巴拉巴拉说一大堆。如果我们连续失误，她会不耐烦地一把把我们推下去，劈

头盖脸地一通“滚滚滚”！

我在跟余教练的9年当中，几乎没有得到过表扬，甚至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一直觉得自己是那种傻傻的，可能当时的影响太深了。

后来有人说我“内心强大”。我不由得苦笑：任何人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都会内心强大，不是吗？

这不是说余教练人不好，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教练、非常刚正的人。她是1957年出生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她独自抚养刚刚两岁的孩子。现在想来，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孩子，还得肩负沉重的工作超负荷运转，也挺不容易的。每次她带我们出去打比赛，就得让孩子的舅舅过来带孩子。从集训队到专业队，那么多队员里选一个。我的家庭环境几乎是队里最差的，还是选了我。有的时候，她还要自己出钱带我们打比赛。这些都说明她的人品是刚正、无私的。

只是余教练脾气太火爆，印象里她从来没有轻声细语地说过话。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她说一遍我没改，她立马就爆炸了。我们一起训练的队员，从来没有比如“今天起床感觉天气很好或者很高兴”这种感觉，每天一起床就想“马上又要训练了，又要挨骂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犯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教练会突然罚你跑步。所有队员都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不知道惩罚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知道它一定会来的。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